

Japanese Literature

中国最权威的翻译家都在这里 原汁原味的日本文学都在这里
—— 一杯咖啡 —— 一个经典



李德纯 主编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本书读懂日本文学 / 李德纯编著. —北京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640-5734-3

I. ①一… II. ①李… III. ①日本文学-文学欣赏 IV. ①I31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51467 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68914775(办公室) 68944990(批销中心) 68911084(读者服务部)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17

字 数 / 350 千字

版 次 /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定 价 / 32.00 元

责任印制 / 边心超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丛书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叶廷芳

朱 虹

陈中义

李德纯

柳鸣九

高 莽

董衡巽

穆宏燕

前言

PREFACE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书，是世界文学名著的精缩版。其特点是“精缩”与“原汁原味”兼顾：既不是介绍性的，也不是摘录式的，而是保持原著结构的完整，并遵照原著的叙述角度和人称，最大限度地体现作品原貌。每部名著精缩为1万字左右，这个篇幅既减小了阅读压力，也使原汁原味成为可能。

这套书的另一特点是权威性。编委会由当前西方文学研究界的顶级专家组成，以确保选目的精度和成文的质量。可以说，这套书体现了目前国内同类书的最高水准。

丛书总计8册，每册涵盖该国（区域）的经典作品20部（篇）。选目兼顾“代表性”和“可读性”，亦即综合了学术标准和通俗标准。体裁上以小说为主，以诗歌、戏剧为辅。

每册第一部分，是五千字左右的绪论，对该地区的文学史做梳理，以使读者有一个提纲挈领式的把握。文风以学术准确性为基础，尽量做到轻松愉快、可读性强。

据有关机构统计，中国人年平均阅读量是4本书，即使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一线城市，每人每年读书量也不超过10本，如此算来，普通人要想了解世界文学名著，即使只读其中的200本，也需要20年时间。另外，某些名著的篇幅是很长的，比如《悲惨世界》有一百多万字，部分内容对于中国人来说很是晦涩、无趣，即使硬着头皮读完，也往往因为篇幅过大、阅读周期过长，而无法把握故事情节。

为了让普通读者更切实可行地阅读世界文学名著，我们制作了这套书。如果能实现这个愿望，我们会非常欣慰。

目录 CONTENTS

001	绪论
008	源氏物语
020	怪谈
030	舞姬
042	我是猫
057	破戒
069	春琴抄
082	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选
093	雪国
106	伊豆的舞女
122	斗牛
134	为党生活的人
147	斜阳
160	点和线
174	雁寺
187	砂女
200	金阁寺
213	恐慌
227	个人的体验
239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
251	挪威的森林

绪论

8 世纪之前

日本文学诞生之初，并没有自己的文字。中国汉字的传入，使日本人开始借用汉字的某些笔画和读音，建立自己的书写系统。不过，当这种书写系统还不够完善时，很多作品仍然采用汉字写作。

由于文字等方面的原因，早期日本文学的发展十分缓慢。主要成就体现在三部作品上，分别是公元 712 年的《古事记》、720 年的《日本书纪》和 759 年的《万叶集》。

《古事记》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典籍。这是一部神话与史实参半的史书，记述了开天辟地、国土诞生、民族形成以及皇室起源等。该书用日本式汉语写成，在日语的演化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书纪》是官方撰写的正史。在内容上仍然是神话与史实杂糅，意在宣扬国家形象。写作形式和体例上模仿中国史书，语言则完全采用汉语，文风端正，但缺乏生动性，文学价值远不及《古事记》。

《万叶集》是日本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录了从 4 世纪至 8 世纪约四百年的诗歌，总计四千五百首。内容五花八门，作者无所不包，囊括当时日本各阶层人物，既有天皇、皇妃、皇子，也有农民、乞丐、妓女。《万叶集》的最大贡献，在于摆脱了汉诗的窠臼，使日本民族语言更加独立，初步奠定了日本诗歌的民族特征。

9—12 世纪

这一阶段又称“平安时期”，指从公元 794 年天皇将首都移至平安京（现在的京都）开始，到 1192 年镰仓幕府建立并一揽大权为止。“平安时期”的称呼，来自国都的名字，而天皇将新国都命名为平安京，是希望借此获得和平、平安和吉祥。

这个愿望基本实现了。平安时期是日本历史上天皇统治的顶点，也是最奢华的朝代。这一阶段，日本在吸收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日本文化。

平安时期，代表性的文学形式是物语文学。它在民间评说的基础上形成，并接受了中国六朝和隋唐传奇文学的影响。最早的物语作品是十世纪初的《竹取物语》，写一位从竹心中找到的美丽女孩，在凡间俗世经历了一些事，最后升天的故事。另一部著名的物语作品是《伊势物语》，由一百二十五个短篇汇集而成，故事相对独立。此外还有《宇津保物语》等。

物语文学的最高成就，是《源氏物语》，产生于 11 世纪初。全书近百万字，故事横跨七十年，登场人物数以百计，仅主要人物就有几十人之多。所述故事，以平安王朝的宫廷为背景，虽说也涉及权力斗争，但并非写作的重心。作品的重心，是对于贵族男女的骄奢淫逸及情爱的描写。主人公是皇子光源氏，才华横溢，相貌超凡脱俗，宛若仙人。实际上，光源氏生性放荡，与很多女性有染，其中与藤壶女御的关系最为缠绵悱恻。在历经众多男欢女爱之后，女人们或老去，或离世，或出家，只留下形单影只的光源氏，最终，光源氏遁入空门，在出家前总结自己的一生说：“我享尽了荣华富贵，似乎并无缺憾；可事实上，我又总是遭受着比别人更大的痛苦。”全书语言典雅，感情细腻，通篇弥漫着华丽而哀怨的情调，如梦如幻，让人深深体会到情爱之累，以及世事的无常。

《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是一位极富才情的女子。曾做过官员的小妾，后守寡十年，然后进宫做了皇后的侍读女官。敏感多情的性格、宫廷生活的直接体验、深厚的文学修养，以及对于音乐和佛教的喜好，都为她创作这部作品提供了营养。

《源氏物语》对后世日本文学乃至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几百年后，川端康成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

仪式上说,《源氏物语》“构成了日本的美学传统……从古至今,是日本小说的顶峰,即便到了现代,还没有一部作品及得上它。《源氏物语》问世几百年来,日本小说无不在憧憬,悉心模仿。”

在紫式部的时代,还出现了不少类似风格的女作家,留下了诸如《蜻蛉日记》《和泉式部日记》《更级日记》等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清少纳言的随笔《枕草子》。这些作品与《源氏物语》颇为神似——用笔纤细,文风清丽、幽静、阴柔,唯美主义色彩浓郁。应该说,所有这类作品一起,为日本文学的核心风格奠定了基础。

13—19 世纪

随着武士阶层登上历史舞台,出现了描写武士生活的军记物语,代表作品是13世纪的《平家物语》,记述了两大武士集团的成败兴衰。军记物语最突出的贡献,是刻画了一批征战沙场的英雄人物,这在日本文学史上是没有过的。

到了17世纪,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逐渐取代武士阶层成为文艺的主要创作者和欣赏者。于是,文学风尚转向追求享乐、闲适,讲究境界。诗歌方面,松尾芭蕉将俳句发展到了具有高度艺术性和独特民族性的程度,大多作品短小精悍,余韵悠然。如《古池》:

闲寂古池旁,
青蛙跳进水中央,
“扑通”一声响。

动凸显了静,有声强化了无声,清幽玄远的意境扑面而来。青蛙跳之前,一切是静的;青蛙跳之后,一切仍会恢复平静。大自然的深远和空寂,与生命的律动完美融合。

与诗人松尾芭蕉同时代的另一位代表,是小说家井原西鹤。他是日本文学史上“好色文学”的开创者,其小说以俗为美,描写普通市民的生活,尤其是情欲生活。代表作是小说《好色一代男》,讲述了一个浪荡子的故事。主人公名叫世之介,是一个色鬼商人与妓女的私生子。世之介七岁就懂得男女之情了,之后更是肆无忌惮地与各种女人发生关系。到了十九岁,连色鬼父亲都受不了他,把他赶出家门。世之介一边做买卖,一边继续他的淫乱生活。后来,父亲去世,世之介继承了巨额遗产,更是没有了后顾之忧。六十

岁的时候，世之介终于逛遍了日本所有的妓院，他深感日本的狭小，于是造了一艘船，取名为“好色丸”，船上载满春药，去寻找传说中只有女人的“女护岛”。

与《好色一代男》齐名的，是井原西鹤的另一部小说《好色一代女》。这部小说采用自述方式，以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妇人的口吻，描述了一个风流女子的一生，故事中既有情色，又有反思，更有对于当时社会万象的真实描绘。可以说，这部小说超越了一般的情色小说，在向读者提供娱乐的同时，也反映了整个时代，这一点与中国的《金瓶梅》类似。

20 世纪以来

1868 年的明治维新，是日本近现代文学开始的标志。当时日本对于西方世界是非常推崇的，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不遗余力，甚至还曾将大批日本女性送往欧洲，以求人种的优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西方文学的“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唯美主义”汹涌而入，日本的文学潮流几乎每十年就更换一次。

20 世纪初，西方自然主义文学兴起，进入日本后，形成了“私小说”。日语所谓的“私”，就是“我”，私小说就是将“我”从社会中抽离出来，沉溺于封闭的内心世界，通过日记式的写作方式，来展示自己的私生活以及内心的每个角落。私小说强调真实性，将西方自然主义所提倡的“自然”理解为“原原本本”地“贴近自然”，即关注真实而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腻地、不避讳地表达内心感受，自我暴露性质很强。

私小说的代表作，有夏目漱石的《我是猫》、田山花袋的《棉被》、堀辰雄的《起风了》、尾崎一雄的《虫子的种种》等。《棉被》的男主人公厌倦了自己的妻子，喜欢上一个名叫芳子的女人，但迫于传统，只好强忍爱欲。最后，芳子离开，他偷偷闻着芳子棉被上的余香，百感交集。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私小说敢于暴露自己内心世界最丑陋的部分，大胆触碰道德的禁忌。

私小说出现之后不久，日本文学界又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另一个流派，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同时并立的还有新感觉派，代表作家是川端康成。川端康成的早期创作，全盘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并夹杂着浓厚的佛教轮回和虚无主义思想。后来，川端康成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反思，认识到，对于外来文

化的吸收，应该“从一开始就采取日本式的吸收法，即按照日本式的爱好来学，然后全部日本化”。具体落实在创作上，就是以《源氏物语》以来的“物哀”“幽玄”和“空寂”等传统美为基础，适当吸纳西方文学的技巧，将传统和现代融合。1968年，川端康成以《雪国》、《千羽鹤》和《古都》三部小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的评价是：“作为一位将叙事技巧与画家的眼睛和感觉结合在一起的小说家，川端康成在探索爱、美、死亡以及价值追求等主题的过程中，极其完美地表现出日本的特征。”

川端康成之后，日本最出色的作家当属三岛由纪夫。他不仅在日本文坛享有盛誉，在西方世界也备受推崇，甚至被誉为“日本的海明威”。三岛由纪夫进入文坛，领路人是当时已负盛名的川端康成，此后多年，两人之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情谊颇深。1970年，三岛由纪夫切腹自杀，且严格遵照日本传统的切腹仪式。当时有不少作家赶到现场，只有川端康成获准进入。据说，川端康成对即将赴死的学生表示：“被砍下脑袋的应该是我。”三岛由纪夫死后十七个月，川端康成也自杀去世，未留遗书。对于两人的相继自杀，后人有很多猜测。一种说法是，三岛由纪夫曾两次入围诺贝尔文学奖，但最后获奖的是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心理不平衡而自杀，而川端康成则因内疚而自杀；另一种说法认为，是日本战败的事实让两人难以承受，于是相继自杀。

20世纪后半期，日本文学的代表，是存在主义作家安部公房和大江健三郎等。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众多前辈一样，大江健三郎的创作，也走过了盲从西方、鼓吹现代，最后终于找到了将西方与日本、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道路。大江健三郎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晚宴上强调，他的成绩在于“重新发现了《源氏物语》”。

整个20世纪的日本文学，可以用三岛由纪夫的一句话来概括：“日本艺术家，不得不借助西方文化的眼光，对日本文化进行批判，从中清理出真正属于自己风土和本能的东西，只有在这方面取得切实成果的人才是成功的。”

日本文学的独特性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对照，可以清晰地发现日本文学的不同之处。泛泛而言，与英国文学相比，日本文学是不优雅的；与法国相比，日本文学既不浪漫，也不关注现实；与德国相比，日本文学理性不足；与俄国相比，日本文学不够厚重；与美国相比，日本文学缺乏阳刚之气。

日本文学的独特性，是毋庸置疑的。它给人的印象是敏感的、纤细的，清凉的，笼罩着一种空寂的气息，表现出三个特征。

首先，是随处可见的死亡阴影，或如学者所说的“否定的美学”。自古以来，日本人就认为，世间一切最终都会走向灭绝，留下一个空寂的结局。这种观点与佛教的虚无、无常等观点相契合。佛教在日本扎根之后，其内涵和气质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佛教很是不同，它深深影响着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并以独特的方式反映在文学中。以《源氏物语》为例，虽然大部分文字都在描写人世间的繁华，但背后却随处可见死亡和虚无——而《源氏物语》对整个日本文学史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即使如《平家物语》这种军事类文学，在日本文学中算是阳刚之气最为浓厚的，但仍以灭亡作为结局——现世的无常、最后的空寂，被表达得淋漓尽致。

其次，日本文学的另一个鲜明特征，是骨子里的色情。大量的日本作品中弥漫着性的气息，即使没有——或暂时没有——直接的、赤裸裸的官能描写，也往往隐含着强烈的性渴望。日本的色情文化是全世界闻名的，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举凡电影、漫画、动画、游戏，都能找到色情的痕迹；即使如《蜡笔小新》这种动画片，也多少带点儿色情的味道，好色小孩儿新之助，与几百年前的“好色一代男”世之介小时候何其相似！在日语中，“好色”一词是指恋爱中的男女之情，带有赞赏和向往的意味，与汉语中的贬义恰恰相反。日本的“好色文学”，无论是古代的《好色一代男》，还是当代的《失乐园》《色之酷》等等，都能登大雅之堂，是不必躲起来看的。

第三，日本文学追求唯美。中国翻译家林少华认为：“日本人崇尚美，如果说日本对世界有什么贡献，我想最大的就在于对美的追求了”。日本的唯美主义，具体表现为“真”“哀”“艳”“寂”四点，总的格调是“物心合一”的、宁静的、感伤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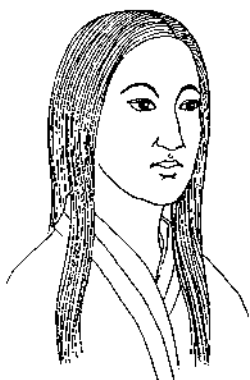
日本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追求极致，文学上的唯美主义也是如此。而过于追求极致，则容易超越常态，走向“变态”。比如唯美主义作家谷崎润一郎的小说《文身》，讲述一个名叫清吉的文身师，以欣赏被文身者的痛苦为乐，他最大的愿望是找到一个美女，创作一幅最美丽的文身。最后他如愿以偿，用迷药迷倒一个美貌的艺妓，在她后背文了一只巨大的母蜘蛛。美女入浴时，后背非常疼痛，呻吟挣扎，清吉则兴奋异常。过后，清吉欣赏美女后背的文身，朝阳照映在图案上，灿烂、眩目……另一部作品《富美子的脚》，写一个名叫富美子的女佣，双脚长得无比美丽，老主人临死时无法吃

东西，就要求富美子用脚指头夹着棉花，蘸米汤喂到嘴里。

所谓“美的追求”到了如此程度，其他民族已经难以理解了，但对日本人来说并不稀奇。即使如川端康成，一生追求超越之美，也有部分作品写了近亲之间的变态情爱心理。日本人对于美和性的态度，一方面极为崇尚自然，另一方面又走向极端，两者之间的强烈反差，令其他民族觉得匪夷所思。这一点在性的方面尤其明显，如林少华所说：“即便在我们觉得难以启齿的性上面，日本人也力求完美，无所不用其极。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东西过头了，让人反感。”

不管怎么说，日本文学是极为独特的——对于死亡和性的迷恋，融合成了一种奇异的美，这种美有时候颇为古怪。按照弗洛伊德的学说，人类心灵的最深处，是性和死亡；如果真的如此，也许日本文学能够帮我们看看最深处的自己。

源氏物语



紫式部（约 978—1016），日本平安时期女作家，和歌（一种要吟唱的诗）作家。她自幼被称为才女，熟读汉语诗文，通音律。著有《紫式部日记》和《紫式部集》，前者是她在皇宫做女官时的日记，后者收录了她的和歌作品。

《源氏物语》直到作者去世前才完成，是日本古典文学的高峰，也是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写实小说。源氏是这部作品的中心人物，他的父亲是桐壶帝，虽然母亲的身世不好，但他因清秀无比的长相和聪慧得到了父皇的宠爱。他很快成长为一个风流倜傥的公子，在他周围，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男女，让他应接不暇。最终，他终于明白自己喜欢的女性是谁了。

故事发生在天皇时代，在这一朝，有一名桐壶更衣，虽然在如云的后宫嫔妃中，她的出身并不是很好，但是在皇帝那儿，她是最被宠爱的一个。桐壶更衣为皇上生下一个小皇子，出落得碧脸秀目，容貌算得上世间罕有。皇上视之为最珍贵的秘宝，更是把对桐壶更衣的宠爱附加到小皇子身上。这样一来，宫中对桐壶更衣产生妒意甚至嫉恨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弘徽殿女御最为突出，她是大皇子的母亲，皇上对小皇子的厚爱让她担心自己的儿子可能当不成太子。桐壶更衣由此频遭诽谤，在宫中，除了皇上的宠爱，她孤立

无援，日渐憔悴。皇上对她未曾冷落过，但是这更加重了她心中的恐惧，没过多久，终于因为心结难了而撒手人寰。

皇上一直深情难泯，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他心神不宁，终日枯坐孤室，独自冥想。桐壶更衣每一个周年祭的时候，皇上定会派人前去吊唁，安排好各种法事。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减轻皇上心中的眷恋，他沉浸在悲伤之中，每天都是以泪洗面，更不用说去宠幸别的妃子了。服侍在皇上左右的人无不为之感叹，唯独弘徽殿女御那帮人还耿耿于怀，甚而说出如此话来：“皇上对死人宠爱到这种地步，毕竟不合常理。”大皇子虽然一直在皇上身边，但是并没有得到多少重视，皇上心中惦记着的是小皇子。

按照宫里的规矩，还在服丧的皇子要暂时离开皇上，在宫外居住。皇上放心不下，经常派遣一些女官和乳母前去探望。服丧期满之后，小皇子回到宫中，此时，他的容貌更加超尘脱俗，盖世无双。第二年，皇上要立太子了，小皇子在他心中是第一人选，这份钟爱之情，国人无不知晓，都以为他要做出废长立幼的悖逆行为。但是，考虑到小皇子势单力薄，缺乏外援，若是当上太子，反而会遭到宫里人的排挤，皇上最终断了此念，立了大皇子。大皇子的母亲弘徽殿女御也因此放下心来，在国人眼中，皇上也是很有分寸的。

小皇子的聪慧在七岁时就彰显出来。他刚开始读书，皇上不得不为他的过分聪敏而担忧。他想到，小皇子现在既没了母亲，也没当上太子，对任何人都产生不了威胁，大家应该不会再怨恨他了。于是，他经常带着小皇子去弘徽殿，甚至进入到卧室之中。面对如此遭人怜爱的孩童，再凶神恶煞的人都难以拉下脸来。弘徽殿女御也不例外，除了大皇子，她还生有两个皇女，但比起小皇子的秀美，真是相形见绌。弘徽殿女御不再讨厌他了，其他宫中的嫔妃见到小皇子，也都满心喜欢起来。宫中女子们互相传颂：小皇子小小年纪就有如此风韵，成年后必是玉树临风的美男子，况且又这么聪颖和多才多艺，真是难得啊！

既然没法继承自己的皇位，皇上便想着给小皇子找一条好的出路。他把小皇子降为臣籍，赐姓源氏，教给他一些为臣之道，用以辅佐朝政。小皇子进步飞快，种种学问触类旁通。而此时，皇上又得到了一个新宠，藤壶女御。皇上并非已经移情，而是这藤壶女御长相和已故的桐壶更衣十分相似。在皇上眼中，她就是桐壶更衣的替身。桐壶更衣去世的时候，源氏公子刚满三岁，对她的相貌几乎没什么印象了。听众人如此言语，源氏公子对这位继母便有了一种更加依恋的感情。皇上也时时告诫藤壶女御，不要因为公子的

亲近而害怕什么，这不是无礼的行为。他还让藤壶女御多多怜爱公子，像母子一样相处。父皇的话让源氏公子童心窃喜，更加肆意妄为，一有机会，他就在花前月下，对藤壶女御表示亲近，诉说自己的恋慕。因此，后人称源氏公子为“光华公子”，称藤壶女御为“昭阳妃子”。

时光飞逝，源氏公子的十二岁生日转眼就到了，他正式经过冠礼，穿上成人衣着。褪除掉一些幼稚，但还保留着青涩，源氏公子显得更加俊秀可爱。左大臣早有心将自己的女儿葵姬许配给源氏公子，得到皇上批准之后，很快举行了婚礼，仪式空前地隆重，源氏公子入赘到了左大臣家中。葵姬看到丈夫比自己还要俊美，而且年龄尚小，心里有一点点不是滋味。结婚之后，源氏公子经常被父皇召见，几乎寸步不离，因此也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妻子。葵姬也是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这般独守空房可怎么忍受得了？两人也并非情投意合，在源氏公子的心中，藤壶女御才是世间最美的女子，也是他幻想的结婚对象。对感情尚处朦胧阶段的少年来说，爱情是要专一的，他只爱着藤壶女御，没法为葵姬分心。这份不切实际的爱恋也让他备受折磨，他时常想着和爱慕之人同住在母亲住过的桐壶院中。

很快，各种流言纷纷在民间传开，源氏公子的风流无人不知。更有甚者，将他描述成轻薄子弟，说在他鲜亮的外表下，隐藏着许多可恶的丑行。其实，源氏公子并非这种人，他从未有过莽撞的行为，为人处世方面特别谨慎，至于那些传说中的风流韵事，和他完全不沾边。一时冲动的任意而为，并不符合源氏公子的本性。不过，有时他也会不计后果，做出一些有违本性的事来，这或许已经成为一种嗜好了吧。

源氏公子在十七岁那年，做了近卫中将，继续留在皇上身旁侍奉。

在此期间，他曾借住伊豫介家中。他早听说伊豫介有个年轻的娇妻，名叫空蝉。为谋得一面之缘，源氏公子在夜深人静之时，来到伊豫介宅中，偷偷地从窗户钻进空蝉的房间。室内各种器具胡乱摆放着，源氏公子小心地跨了过去，走到空蝉睡觉的地方。这女子的身材小巧玲珑，独自躺在床上，身上盖着一件衣服。他慢慢将手伸过去，把衣服拉开。空蝉受到了惊吓，手足无措，还以为自己做了噩梦。

源氏公子对她说道：“我太鲁莽了，你要是觉得我是个轻薄之人，也怪不得你。但我的确对你倾慕已久，苦于没有一诉衷肠的机会，今晚老天为我们安排了这次相遇，真是太难得了，或许也是因缘已到，希望你可怜我的一片痴心，不要断然地拒绝。”如此温软的表白，就算是进入了魔鬼的耳朵，

也会引起波澜。面对眼前这个光华万丈的美男子，空蝉早已神魂颠倒，本想大喊出口的话语，一时竟噎在喉下。

但是，她也知道这是非礼之事，心中万分恐慌，有气无力地说了句：“你认错人了吧？”源氏公子回道：“我对你钟情，陌生却早已相识，所以，并没有认错。”他径直抱起空蝉，走出了房间。然后抱着空蝉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空蝉想，自己的名声将被毁坏，生不如死。源氏公子看着面前楚楚可怜的女子，便说出一大堆情话来宽慰，以博得她的芳心。但是，空蝉并没被甜言蜜语打动，一直不愿亲近他，因为她对源氏公子的行为极为反感，想装作一个不解风情的愚妇，以摆脱这个风流浪子的纠缠。一夜过去，空蝉痛苦不已。

第二天清晨，源氏公子想到昨晚之事，不禁心慌意乱，匆匆吟道：“恨君冷酷心犹痛，何事晨鸡太早鸣？”后来，源氏公子又纠缠了几回，空蝉只是一味闪躲。源氏想：“此女越是无情，我对她越是念念不忘。情火中烧，牵惹我心呀。”他虽然不忍放弃，但是想到此女的无情，难免会烦躁起来，自此，他开始处处留情，成了真正的风流浪子。

源氏公子常常到六条去拜访他的婶母，即已故皇太子的妃子，也就是他父亲弟弟的遗孀，人称六条妃子。这妃子长他七岁，又颇有姿色，他经常在妃子那里过夜。

一次，他乘坐车马微行到六条，途中看到一户人家的门正敞开着，室内极为简陋，遂想起“人生到处即为家”的古句。看到这里青草蔓延的石板路，开着很多孤芳自赏的白花，源氏公子问随从这里何人居住。随从回道，这里有个名叫夕颜的女子。一朵名花开在这种破败之地，反倒引起源氏公子的兴趣。多日之后，他便把夕颜带到了二条院居住。

中秋之夜，明月当空，月光透过屋顶的缝隙射进来。源氏公子打开门，和夕颜在院中赏月。夕颜一身白色夹衫，外边罩着紫色外衣，虽不华贵，却有着无限娇媚。源氏公子突发异想，要带她去一个荒野之地，自由自在地谈到天亮。夕颜还在踌躇不定之时，就被源氏公子抱上了车子，匆匆出门而去。车子不久便到了一所老宅，这里离夕颜家很近。天色渐亮，守院人刚打扫干净屋子，源氏公子和夕颜走下车。他从未住过如此荒凉的地方，除了谈情之外，倒也没其他事可做。

傍晚，夕颜躺在公子身旁，注视着他那被夕阳照红的脸，如此奇妙的情景，让她慢慢忘记了忧愁，显出亲密可爱的一面。夜里，源氏公子做了一个梦：他看到一个绝色美人在大发怨恨，还动手去拉身旁的夕颜。醒来时，周

围一片黑暗，灯火早已熄灭，他连忙叫来随从，点起纸烛，却发现旁边的夕颜已不省人事了，任凭他怎么呼唤都毫无反应。夕颜浑身冰凉，气绝身亡了。源氏公子惊慌失措，心中充满悲痛，抱起她哭喊道：“亲爱的人啊，快点醒过来吧！不要这样吓我。”

此后近一个月里，源氏公子一直患病在身，不能面见皇上。痊愈之后，面容也消瘦了许多。夕颜死后，公子秘密举行了七七佛事。在四十九日圆满的前一夜，他做了一梦，那晚夜宿老宅的情景又重现了。那个坐在枕边的美女，和那天一模一样。醒来后，他想：“或许屋子里有什么妖孽妄想迷惑我。”便决定离开此院。

源氏公子养病期间，曾到北山寺中寻一高僧，无意中发现了一个与藤壶女御长得很像的小女孩。他向高僧询问，原来这个女孩儿叫紫上，她的父亲是藤壶女御的兄长兵部卿亲王，母亲已不在人世了。公子心想：此女长大后定是非常可爱。然而抚养紫上的老尼姑认为年龄相差太大，现在就求爱于她，不合适。但是源氏想尽办法希望把她接到身边，与之朝夕相处。

这老尼姑是紫上的外婆，源氏公子不断写信给她，却频频遭到拒绝。一直到了十月，源氏公子派人到寺里问候，得知老尼姑于上月已经去世，紫上在忌期过后，从北山回到京城的府邸了。公子得到消息后，立刻前去拜访。紫上不晓世事，但源氏公子还是想尽办法，终于将其抢到二条院内，并将其安置在了西殿。为了调养好这个小女娃，源氏公子好几天都没进宫，整日和她一起画画，教她临摹字帖。西殿的侍女多了起来，源氏公子把她当作一个非同寻常的女儿，秘密藏在此间。

且说源氏公子有一个叫左卫门的乳母，除了已做尼姑的大贰乳母外，她最被信任了。大辅命妇是左卫门的女儿，生性风流，在父母离异后，随父亲兵部大辅去宫中任职，和源氏公子时常混在一处。这段时间，大辅命妇给源氏公子谈起了常陆亲王的一个叫未摘花的女儿，并在一个月明星稀之夜把她带到了府上。此女子会弹琴，源氏公子被优美的琴声所陶醉。后来，源氏公子又经常去拜访，但常陆亲王家的这位小姐向来怕羞，总是躲躲藏藏，不肯示人以真面貌。

这天，源氏公子在此住了一晚。天亮之后，在侍女的鼓励之下，小姐走出了闺房，公子终于看清了她的容貌，原来一切都是妄想。她上身很长，坐着时尤其明显。她的脸色白得发乌，额骨也很宽。还有，她的鼻子像红莲花一样，又高又长，还稍微有点下垂。整个身体似乎没有什么筋肉，瘦小得让